

布鲁克斯的民族主义诗学与诗歌实践

史丽玲

内容摘要：60年代黑人权力运动时期，在民族主义的激发下，格温朵琳·布鲁克斯的文化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长诗《在麦加》体现了诗人政治意识与诗歌形式美学之间的转化机制。黑人民族主义强化了诗人的社会批判意识，以及建立团结一致的黑人族群的种族意识。诗歌重新聚焦白人主流话语与黑人主流话语交集之下的黑人贫民窟麦加，阐述了种族主义导致的麦加衰落，以及民族主义引导下的麦加反抗，促成了诗人复调艺术的美学发展。

关键词：《在麦加》 黑人权力运动 民族主义 复调

作者简介：史丽玲，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美国非裔诗歌。该论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格温朵琳·布鲁克斯诗歌研究》（编号：11YJC752018），以及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项目《多族裔视阈下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编号：XKJS2013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Gwendolyn Brooks's Nationalist Position and Aesthetic Dynamics

Abstract Inspired by Nationalism which is embraced by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in the 1960s, Gwendolyn Brooks shows the tendency to nationalist stance. "In the Mecca" demonstrat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er ideological position and her aesthetic one. Nationalism enhanced her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oward the racial society and her eager to unify the black community. The poem refocuses on black ghetto which has been foregrounded by the dominant discourses and examines Mecca's decline caused by racism and Mecca's resistance guided by nationalism as well. Thus, this article examines Brooks's peculiar aesthetic dynamics which transforms her nationalist position into aesthetic features of polyphony.

Key words "In the Mecca";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nationalism; polyphony

Author Shi Liling is Lecturer of English a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field is in African American Poetry.

格温朵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 1917-2000）是一位在20世纪美国非裔诗歌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人。虽然是第一位获普利策奖的美国非裔作家，但是布鲁克斯40、50年代取得的文学成就却未得到评论的充分肯定。一方面，主流评论始终给布鲁克斯贴上“黑人诗人”（Negro Poet）的标签，暗示着她在主流文化中“入侵者”的身份。另一方面，黑人评论却认为诗歌的“白

人形式”与“黑人内容”处于相互交战的状态，晦涩的现代主义风格使她处于黑人大众读者群体“局外人”的位置。1967年参加费斯克大学第二届黑人诗人大会时，在阿米力·巴拉卡、唐·李等年轻一代诗人文化民族主义的激发下，年界50的布鲁克斯坦诚自己进入了“新意识的启蒙阶段”（Brooks, *Report from Part One* 86）。次年出版的诗集《在麦加》（*In the Mecca* 1968）“体现了这一精神转变”（Bloom 13），成为勾勒诗人艺术发展轨迹的一个关键点。学界对该部诗集“转变”的观点趋于一致，即政治、种族、抗议的声音增强，以及诗歌形式背离欧洲诗学传统、转向黑人美学。¹评论者里奥纳多认为，布鲁克秉承了“哈莱姆”诗人所开创的以形式的复杂性和美学效果回应种族政治的鲜明传统，而将政治关注转化为美学观念是美国非裔形式主义诗人独特的美学机制（Leonard, 2-5）。因此，目前学界虽然注意到诗人的政治立场与诗歌形式之间的联系，但是对于具体的社会政治观念如何迁入诗歌，以及诗歌新的艺术形式潜在的政治效果并未作出细致深入的分析。

60年代激进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指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割断了美国非裔与非洲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种族主义进而诋毁他们的非洲传统，剥夺他们完整的公民权利。因此，民族主义号召脱离欧洲中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建立以黑人性为根本的团结一致族群。布鲁克斯在谈及政治观念的转变时说，40、50年代的时候认为融合是解决种族问题的途径，但是1967年之后放弃了以基督教和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修辞的策略（Lewis, 60），可见诗人在种族政治和文化立场上对黑人民族主义的认同。本文认为，民族主义强化了布鲁克斯的社会批判意识，以及建立统一团结的黑人族群的种族意识，而诗人对美国种族社会现实的新思考和新发现转换为诗歌中新的艺术形式。总体而言，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意识转化为诗人复调艺术思维的现实关照，诗歌的复调艺术结构，以及黑人主体平等对话的复调关系。²

一、双重语境定位的复调艺术思维

“麦加”是1891年建于芝加哥南岸的高档住宅大楼，结合了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技术与工业技术，1893年哥伦比亚世博会期间成为“芝加哥向世人炫耀之所”。1912年随着南方黑人移民增多白人纷纷搬离，二战前夕“麦加”已成为单一黑人种族的聚居大楼。战后随着城市资源进一步向郊区白人区转移，内城黑人聚居区迅速衰败为臭名昭著的贫民窟。50年代“麦加”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没有一座大楼比麦加更突出地向世人证实黑人导致的城市衰落（Lowney 3）。1952年在新一轮白人城市复兴的神话下，破败不堪的麦加大楼终于被拆除，黑人住户流离失所。另一方面，二战时期黑人民权组织“伊斯兰国度”将总部搬至芝加哥，提出黑人是阿拉的选民，主张信奉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圣地麦加在黑人心目中蕴含了种族政治与文化含义。由此可见，以“麦加”大厦为诗歌创作的原型，表明了布鲁克斯对种族现实更直接、更热切的关注，并且力图从现实历史语境中汲取更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诗人对现实的关注首先体现在

诗歌题词中的双重语境定位。长诗《在麦加》有两部分题词，第一部分题词包含了官方对麦加的报道和黑人权力运动者的反抗宣言，第二部分题词“现在麦加道路的事记在下面”（376）则引用了《马太福音》“现在基督耶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1: 18）。两部分题词不仅仅是烘托了诗歌的历史语境，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布鲁克斯的社会政治意识与探寻“麦加道路”诗歌主题之间的联系。

首先，第一部分题词中的第一段引文节选自1950年马丁为《哈柏杂志》（Harper's Magazine）撰写的一篇题为《麦加大厦：芝加哥最奇怪的地方》报道中的片段：“一座砖墙建造的灰色庞然大物，四层楼高，顶上有一个笨拙、丑陋的大烟囱[.....]肮脏的庭院里满地都是旧报纸、罐头瓶、牛奶盒子和玻璃碎片”（Brooks 374）³。这段官方报道中麦加满目疮痍、丑陋怪异，紧接的注解说明中昔日麦加与此形成巨大反差，“麦加是一座建于1891年的公寓大楼，一座宏伟的宫殿、芝加哥向世人炫耀之所”（374）。人们不禁要问麦加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使昔日“宏伟的宫殿”变成今日破败不堪的“灰色庞然大物”？第二段引文是马丁走进麦加后对其中一个黑人住户的采访，“有多少人住在里面？两千人？不，还要多”（374）。一幢四层楼、176间公寓的住宅楼最多时有2000多黑人住在里面，拥挤、贫困、肮脏、混乱的黑人贫民区浮现脑海。两段官方报道的引文在布鲁克斯精心排列下发生了微妙的逻辑联系，第一段引文留下的疑问在第二段引文中找到了隐含的答案：黑人是麦加衰败的原因。引文暗示的逻辑推论揭示了二战后城市衰落话语（discourses of urban decline）种族化的特点。博雷加德在《衰落的不同声音：战后美国城市的命运》中写到，战后美国城市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但“60年代城市衰落话语出现了一个唯一的主题——种族——它统一了话语不同的片段，把城市衰落转变成一个全社会的问题”（Beauregard 136）。城市衰落逐步等同于黑人问题（The Negro Problem），贫民区（slum）逐步变成黑人聚居区（ghetto），而“黑人聚居区将继续快速蔓延，不断传播它固有的聚集性贫困和社会性混乱”（Beauregard 140）。主流媒体对芝加哥种族隔离区黑人贫民窟的报道不仅表明了白人对黑色美国表征的失败，而且在官方的灾难性预言中，诗歌呈现了麦加大厦廖无生机的景象和麦加黑人住户迷失困顿的生存现状。

其次，第一部分题词中与官方报道对峙的另外两段引文分别来自黑人权力运动两位男性的声音。其中一位是名为理查德的“黑石骑兵”（The Blackstone Ranger）组织成员，他大声疾呼：“我的邻里处于危险之中”（374）。遭致社会遗弃的黑人聚居区暴力、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更加引发了白人社会的恐慌和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暴力迫害，黑人聚居区处于内忧外患的交困之中。“黑石骑兵”成立于50年代末期，其最初的目的是保护街区的孩子免于受到暴力侵害。另一个声音来自黑人权力运动激进主义者罗斯·米克。罗斯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哈莱姆民权代表大会”、“黑豹党”等组织成员。他宣称“过去的一切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了”（374），话语间充满了号召性和战斗性。50年代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非暴力民权运动使美国南部黑人

的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 60 年代超过 60% 黑人迁移到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北部的种族隔离是事实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存在，民权运动没有根本改善他们在城市中的处境，他们对民权运动失去了信心。1964 年至 1968 年每年夏天，美国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黑人运动逐步由非暴力的融合主义转向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与不公正的社会资源分配。题词中黑人权力运动的声音契合了黑人主流话语的变化，与官方报道形成对峙，引领了一条进入麦加不同的路径，揭开了黑色麦加孕育的重生。

布鲁克斯在谈及 1967 年转变后对社会认识的变化时说，“我之前知道存在不公正，诗歌中也写了这些，但我不知道不公正的背后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社会，不知道整个社会是被操控的”（Lewis 62）。民族主义强化了诗人的社会批判意识，布鲁克斯在诗歌开篇的题词中定位于白人主流语境与黑人男性次主流语境，呈现了官方报道压制下麦加的衰落与黑人权力运动引导下麦加的反抗，探寻了不同的“麦加道路”。

二、嵌入式叙事的复调艺术结构

长诗《在麦加》讲述了黑人母亲萨莉·史密斯从帮佣的白人主人家回到麦加时，突然发现最小的女儿帕蒂塔失踪了，她与其余的八个孩子找遍麦加却最终在黑人住户爱德华的小床下发现了女儿的尸体。诗歌以黑人母亲萨莉的视角展开叙述，并以萨莉一家的生活为主线贯穿了整栋麦加大厦的黑人生活。从帮佣的主人下班，疲惫不堪的萨莉想尽快回到麦加给孩子们做晚饭，但是贫穷困扰着黑人母亲，走进麦加她踏上了“破旧的、有感染力的楼梯”（377）。两个形容词将贫困从眼前的物质状况引入到心理感受，它腐蚀的不仅是麦加大厦的每一个角落，更是麦加住户内心的每一个角落。目睹了白人生活的富足，萨莉也想给自己的孩子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光鲜的家居环境，但麦加筑起的是高墙内外黑白生活的两重天。萨莉的嘴角还留着“主人宴席的最后一丝酸味”（377），但她能为孩子们准备的晚饭只是勉强充饥的食物，“埃米特、卡帕和凯西 / 瘦得只剩皮包骨 / 因为缺少鲑鱼和巧克力 / 还有蛋卷冰激淋， / 因为缺少英式小松饼 / 还有博伊森草莓酱。 / 谁将是他们的救世主？ / 一些蔬菜和一节火腿肘”（384）。正如马丁·路德·金在 1963 年的著名演讲中所说，麦加孩子就是被困在物质海洋中的贫困孤岛。看着破败的厨房，萨莉想修缮以便给孩子们稍好的生活环境，但面对眼前的窘境黑人母亲责问自己“我能做什么呢？”（380）在贫民窟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女儿麦莉蒂只能与蟑螂、老鼠为伍，儿子田纳西扭曲地想作一只猫，对于年龄稍长的儿子布里格斯，“爱 / 已成为包袱，希望只是异教邪说”，（383）只有走上街头拉帮结伙，以暴力的方式宣泄心中的怨恨。60 年代在黑人贫民窟，恶劣的生存环境致使黑人孩子的死亡率远高于白人孩子，低劣的教育条件使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高达 60%，他们被剥夺了改变生活地位的希望，他们心灵扭曲、充满怨恨。布鲁克斯的诗歌展现了马丁的官方报道不能触及的麦加内部生活，揭示了种族主义导致的黑人贫民窟困境。

诗歌在萨莉突然发现最小的女儿帕蒂塔不见时转入更深层地揭示一座支离破碎、萎靡不振的麦加之城。当萨莉和八个孩子奔走于大厦的每一层楼、每一个房间寻找帕蒂塔时，诗歌展开了寓言层面的叙述：麦加大厦黑人群体的自我迷失和群体价值的失落。麦加大厦的现代主义设计注重个人的私密空间，黑人住户失去了建立群体交流、信任、安全的公共空间，主流公共话语中对黑人性的贬低和排斥进一步剥夺了黑人“公共性”的一面，他们被关闭在一道道房门内，困于自我的世界中，过着浑浑噩噩、廖无希望的日子。孩子们首先敲开的是老祖母的房门，她颤颤巍巍地扭开门柄，“我没看到帕蒂塔。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的小木屋”（387）。老祖母讲述了一段“微型奴隶叙述”（mini-slave narrative），虽然老祖母对帕蒂塔失踪的忧虑远不及她对奴隶时期的记忆和对死在奴隶制暴行下姐姐的回忆，但她的叙述让奴隶制和麦加、姐姐和帕蒂塔在时空阻隔中突然出现了共通之处，麦加/麦加黑人在历史的重压下逐渐走向死亡。黑人住户洛姆没看到帕蒂塔，他正在“悲叹过去所有的不仁慈和伤害”（387）。洛姆的诗节戏仿了赞美诗第23首（Twenty-third Psalm）。在这首赞美诗中，大卫歌颂上帝是人类的牧羊人，而洛姆的叙述以非裔和犹太裔悲惨的种族经历揭露了宗教的谎言，“上主曾是他们的牧羊人。/但他们是否愿意。/如果上主使他们欣然卧在丛林或草场，/或走进水旁。他们/贫瘠的心灵无法复原，他们的灵魂已被放逐。/走过阴森的幽谷/他们惧怕凶险，无论上帝是否同在”（388），其中“丛林或牧场”时常用来比喻“奴隶贸易和犹太大屠杀”（Clarke 36）。背负如此沉重的种族灾难，麦加人还能否相信牧羊人的庇佑？麦加的信仰坍塌。玛左拉不知道帕蒂塔是谁，但她目睹了麦加不断上演的死亡。对于麦加“死亡很常见。/它来得很快。/[.....]它在人们猝不及防时突袭”（393）。玛左拉的叙述是一首未完成的十四行诗（unfinished sonnet），九个诗行的韵脚隐约可寻，第八诗行的头韵增强了抒情性。玛左拉以十四行抒情诗的诗歌形式传递了麦加死亡的内容，“在哀叹生命的逝去时也表明了抒情诗在非裔美国传统中的消亡”（Clarke 39）。生命在麦加已变得如此脆弱和轻微，目睹死亡频频发生的麦加人已变得漠然，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岌岌可危。

布鲁克斯在自传中谈到《在麦加》的创作构想时说，诗歌触及厚重大楼里生活的每一个音调就能提炼出整体上黑人性的主旨（Brooks 86）。民族主义激发了诗人建立统一团结的黑人族群的种族意识。她将黑人个体叙述嵌入寻找帕蒂塔为主线的表层叙述，形成嵌入式叙事的复调艺术结构，同时在支离破碎的结构中传达了建立黑人凝聚力的期望。当一个个黑人叙述片段从破碎的表层叙述中抽离、并置时，汇集成黑人族群共同的经历和记忆。

三、黑人主体平等对话的复调关系

布鲁克斯谈到1967年之后诗歌写作的目的时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写以某种方式成功‘唤醒’黑人大众的诗歌”（Brooks, *Report from Part One* 183）。诗歌引入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立场，在民族存亡的公共讨论中，麦加住户的

叙述不是在叙述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展开，而是拥有独立的意识、平等的声音和强烈的主体性，黑人个体多声部地共存于一个高于单声结构的统一体中。

民族主义主导的公共讨论中首先出现的是唐·李。他是60年代黑人艺术运动的中坚力量，诗歌中唯一真实的人物，他的诗节不仅引入了黑人艺术运动的政治、文化主张。“唐·李想要/一个没有差异的美国。/唐·李想要/一个新国度/不受任何庇护；/一束身体的光亮逐渐盈满/[……]矗立于烈焰的拥戴中/[……]想要/新艺术和赞美诗，将/要一种在阳光下放声嚎叫的新音乐”(393-94)。美国信条因肤色不同而出现“差异”，唐·李讽刺了美国的立国信条——美国国旗效忠宣言誓词：“我向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国宣誓效忠，这一上帝庇护下的国度不可分割，民众享有自由和公正。”唐·李的“新国度”不在任何带有种族歧视的宗教和政治信条的庇护下。身体的“光亮”逐渐盈满，经历革命“烈焰”洗礼转变为光芒万丈的“太阳”。在“光”的意象由微弱到强大、由身体向意识的转变中，唐·李力图唤醒黑人民族意识，渴望铸造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号召民众为民族利益而抗争。在文化方面，唐·李想要“新艺术和赞美诗”、“在阳光下放声嚎叫的新音乐”。“新国度”的蓝图已经勾画，而对于实现的方式在黑人话语中出现了分歧。下一个登场的人物阿莫斯代表了激进主义者。“‘需要时间，’渐进主义者磨着牙发出刺耳的声音。/‘什么时候开始？’阿莫斯问道”(394)。阿莫斯连续用了三个反问“难道我们要……？”表明黑人民族的危机在渐进主义者一再的妥协中不断加重，他希望以革命的血雨腥风重塑美国。阿莫斯为美国祈求，“让她体内鲜红的血水洗礼她。/漫长的血水浸泡将洗尽她的铅华。/[……]让这场盛怒持续、直到超越/她所能相信或者怀疑的范围/[……]之后她会重新站起，恢复。/永远不会忘记”(395)。在这段祷告中阿莫斯表明了黑人革命的决心和勇气，并主张以激进、暴力的方式改变黑人的处境。阿尔弗莱德则是最终实现麦加重建的人。布鲁克斯赋予阿尔弗莱德“建筑师”一样明辨麦加物质结构的眼睛和“诗人王”一样洞悉麦加灵魂的眼睛，他的黑人意识开始觉醒，逐步渗入麦加的肌理，关注、了解麦加黑人生存现状。在诗歌临近结束时，阿尔弗莱德实现了顿悟走向豁然开朗。“某种，某种在麦加的东西/继续呼喊！没有物质形态；却像高山，/像河流和大海；像风呼呼吹过的/树林”(403)。在荒芜、贫瘠的麦加，自然意象第一次出现，而且这么强劲有力、充满生机。“随后稳固地/一股强健的心智，黑色的、令人激昂，/铸造篇章和救赎。/一阵炙热的分崩离析。/一座物质轰然倒塌/倒塌之处既是建造”(403)。自然意象转为“强健的心智”，黑人民众挣脱了麦加所象征的政治、经济、文化枷锁，与麦加“分崩离析”，麦加的物质形态轰然倒塌，麦加的灵魂——黑人民族精神——开始建造。

年轻一代黑人读者读完《在麦加》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帕蒂塔在这！帕蒂塔在这！帕蒂塔，这就是/帕蒂塔。/我们所有都是，帕蒂塔，在这”(Traylor 60)。布鲁克斯成功地唤醒了黑人大众，在民族存亡的公共讨论中黑人主体形成了平等对话的复调关系。

60年代黑人艺术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开拓了布鲁克斯在种族内部与种族外部双重语境中的政治文化视野，诗人的政治意识定位转化为诗歌美学定位。在诗集《在麦加》的作者寄语中写道，“我是洞悉的眼睛，灵敏的耳朵，超凡的报告者。”确实如此，布鲁克斯作为黑人敏锐地捕捉到白人话语种族化的特点，官方对麦加大量的报道将麦加的衰落归咎于黑人。她在诗歌开篇就将文本放置于官方语境中，以此揭开麦加荒芜困顿、廖无生机的死亡景象，进而揭示了麦加衰落的真正原因：白人的种族主义和制度性歧视。另一方面，在黑人权力运动席卷大众成为主旋律的时候，布鲁克斯细致地察觉到了激进民族主义的转变，探讨了麦加的反抗和黑人群体的建构。面对白人主流话语与黑人主流话语模式的转型，布鲁克斯调整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场，更积极地投身黑人权力运动，更多地采用黑人美学以“唤醒”黑人大众。诗歌在人物之间、诗人与读者之间、情节架构之间展开多层次的对话，诗人/叙述者与人物独立、平等地共存于民族存亡这一问题探讨的空间中，极大地恢复了被压制的黑人主体性，诗歌文本也广泛地与历史语境中不同话语模式和话语层次进行多向度的流通。在形式方面，诗歌配合了人物的多重声音，采用了歌谣、抒情诗、赞美诗、黑人布道、奴隶叙述等多种形式；诗歌韵律从无韵体到覆盖了近似韵、任意韵、头韵、双行韵等的韵律诗；诗歌语言包括黑人方言 (Black Vernacular)、黑人街头英语 (Black Street English) 和标准英语 (Standard English)。多种诗歌形式和语言并置于文本中，打破单一的诗歌体裁形式。因此，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促成了诗人复调艺术的美学发展。

注解【Notes】

1. 由于布鲁克斯诗歌风格和诗学观在 1967 年发生迥然变化，以及布鲁克斯本人在自传和访谈中对 1967 年前、后变化的强调，布鲁克斯的研究者往往以 1967 作为诗人创作的分水岭。布鲁姆称“布鲁克斯后期转变为一个社会抗议诗人，在 20 世纪的后三十年加入美国非裔诗歌的主要流派” (Bloom, *Bloom's Biocritiques* “Introduction”)。麦克兰登批评“《在麦加》体现了布鲁克斯‘新的声音’，因为她早期诗歌中平静和理智的声调在这首诗中完全消失了” (McLendon Web. 3 May 2010)。威廉姆斯指出在 1967 年转变后“[布鲁克斯]成为引人注目的黑人美学代言人” (Williams 98)。麦凯认为“在艺术层面上，觉醒对布鲁克斯作品的影响在《在麦加》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这首革命性的诗歌中，她与传统诗歌技巧决裂，转向支持黑人的形式和内容” (Mckay Web. 3 May 2010)。
2. 本文对于“复调艺术思维”、“复调艺术结构”、“复调关系”的特征概括参阅了周启超对术语“复调”的论述。
3. Brooks, “In the Mecca.” 所引《在麦加》诗句均出自此版本，以后仅标注页码，不再加注。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eaugard, Robert A. *Voices of Decline: The Postwar Fate of US Cities*. Cambridge: Blackwell, 2003.
- Bloom, Harold. "Biography of Gwendolyn Brooks." Ed. Harold Bloom. *Bloom's Major Poets: Gwendolyn Brooks*.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 2003.
- . "Introduction." *Bloom's Biocritiques: Gwendolyn Brooks*.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 2005: 1-3.
- Brooks, Gwendolyn. "In the Mecca." *The World of Gwendolyn Brook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373-403.
- . *Report from Part One*. Detroit: Broadside, 1975.
- Clarke, Cheryl. "The Loss of Lyric Space in Gwendolyn Brooks's 'In the Mecca.'" *"After Mecca": Women Poets and Black Arts Movement*. Rutgers U P, 2006:22-46.
- Leonard, Keith D. "Representing the Race: Identity and Race-Consciousness in African American Poetry, 1919-1967." Diss. Stanford U, 1999.
- Lewis, Ida. "My People are Black People" Interview from *Essence Magazine* (1971): 26-31. *Conversations with Gwendolyn Brooks*. Ed. Gloria W. Gayles. U of Mississippi P, 2003: 54-66.
- Lowney, John. "'A material collapse that is construction': History and Counter-Memory in Gwendolyn Brooks's *In the Mecca*." *MELUS*. 23.3 (1998): 3-20.
- Mckay, Nellie. "Gwendolyn Brooks."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Eds. Elaine Showalter, Lea Baecher, and A. Walton Litz.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 Literature Center. Web. 3 May 2010.
- Mclendon, Jacquelyn. "Gwendolyn Brooks." *African American Writers*. Eds. Valerie Smith, Lea Baecher, and A. Walton Litz.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 Literature Center. Web. 3 May 2010.
- Traylor, Eleanor. "Our MZ Brooks: Clearing Space at the LOC." *Say That River Turns: The Impact of Gwendolyn Brooks*. Ed. Haki Madhubuti. Chicago: Third World P, 1987: 59-60.
- Williams, Kenny Jackson. "Gwendolyn Brook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Eds. Williams L. Andrews, Frances Smith Foster, and Trudier Harris. New York: Oxford UP, 1997: 98-9.
- 周启超: "复调", 《西方文论关键词》, 赵一凡编.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Zhou Qichao. "Polyphony." *Key Words in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Ed. Zhao Yif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责任编辑: 郑红霞